

# 普行法師著「成唯識論研習」序

鄭壽彭

原夫「唯識」一學，乃屬於大乘佛法。「所云大乘，無過二種：一則中觀，二乃瑜伽。中觀則俗有真空，體皆如幻；瑜伽則外無內有，事皆唯識」（義淨南海寄歸傳）。此不特在印度爲然，即佛法東傳我國以後，西藏佛教學者，亦稱之爲空有二大車軌。故唯識思想之在印度，僅有所謂瑜伽宗之名，尙未建立有唯識宗或法相宗者，其在我國形成一完全之學派，且構成宗旨而爲一家教學之目的，實始於李唐之慈恩大師。惟一般學者，在語言文字間，若說諸法之相狀，則多稱爲「法相宗」；若說明萬法唯識之義，則曰「唯識宗」；或云「應理圓實宗」，則以法盡應理圓滿真實故；或云「普爲乘教宗」，則以攝五乘故。其稱爲慈恩宗，則以處名宗焉。

考此宗——唯識宗，以「五位百法」攝一切教門，立「三支比量」摧邪顯正，遠離「依他」及「徧計執」，證入「圓成實性」。誠末法時中救弊之良藥也。惟是，法不孤起，必也應機而作。唯識之理雖爲佛說，但至佛滅後九百餘年，經無著、世親二大菩薩之闡揚，始告大行。稽其教理之演進，與當時小乘外道，實有密切之關係。故欲見唯識之真面目，須先明是時思想背景，蓋當時印度之思想學說，極爲複雜，就外道方面言：其「唯神之梵天派」，則主張萬有皆聽命於神，人生毫無自在之權能；其「唯物之極微派」，則以爲萬有之形成，皆以地、水、火、風各種極微爲本體，離極微外，無精神之存在，故縱慾自恣，視人生如機械；其「神物混合之僧伽派」，則以爲萬有不全聽命於神，亦非全屬物質之機械乃由神我欲思受用諸塵，即萬有以自性、神我二者爲本源。僧伽派之說，雖可補梵天，極微兩派之缺陷，然以至簡單之二元，即能生起極複雜之現象，實有因果不相似之弊，故唯識家極力破斥而另建唯識之人生觀以糾之。至於小乘未了緣生之旨，即執惑業緣生爲究竟；又但知六識，不立賴耶，不能自圓

其說，故唯識家又建立非有非空之識變緣起論，以救小乘偏空之弊。此唯識學成立之背景也。

我國大乘佛法，雖八宗對立，各有特勝之義，然各宗理論，亦互攝其餘。近代唯識學泰斗——太虛大師，曾指出唯識三十頌之第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等三頌，可攝三論宗；第二十七、二十八兩頌，可攝禪宗；第二十六至三十之五頌，可攝律宗、華嚴宗、法華宗；第三十頌可攝淨土宗、眞言宗。是即此三十頌，不惟爲唯識宗之宏綱，實佛法藏之寶鑰也。則治斯學者，大可「斷疑生信」、進而「信受奉行」焉。

至於唯識，雖爲佛教學理上最煩瑣，而又最難研究之學說，但學者間，又莫不共認其思想理論，在全部佛法體系中，爲最具條理，最有組織之一門學說，故不僅在佛法中有其特殊之地位，即在學術界亦有其崇高之價值。因之，不特佛教學者應加以學習，即一般學者，亦有學習之必要，庶於正法式微，邪說橫行之今日，能判別其錯綜複雜之思想，從而糾正其思想與邪曲之理論。近數十年來，佛教唯識學之爲學術界所重視者以此。

普行法師年來專攻斯學，寫就「成唯識研習」，連續刊登於「獅子吼」雜誌，就中多取材於「唯識述記」，不妄附己見，允爲研究唯識之良助。今當裒集成冊，爰隨喜而爲之序云爾。

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四月初一日

三寶弟子鄭壽彭敬序

